

# 清季藏書四大家考 (二) 高禔熹

## 第三章 歸安陸氏函宋樓

### 一、傳 略

歸安陸氏函宋樓主人陸心源，字剛父，號存齋，晚年歸里與潛園，因自稱潛園老人；籍隸浙江歸安（今浙江省吳興縣）；生於清道光十四年，卒於光緒二十年（西元一八三四—一九四），享年六十一。陸氏係唐代名臣陸贄之後裔，少年時即資稟奇穎，讀書能一目數行。五歲入學塾，嗜愛讀書，與一般孩童迥然不同，其祖父已料及異日必成大器。十三歲時通九經（此據俞樾所撰墓誌銘），其父欲試其志趣，乃假命其習商，陸氏竭力懇求繼續學業，果然應驗乃祖預言，父乃大為欣喜。二十歲，入縣學，逾年補廩膳生額，與同郡姚宗誠、戴望、施補華、俞剛、王宗羲、凌霞等，經常以古學相切磋，有七子之稱；並受知於萬青黎（同治時為順天府尹）、吳式芬（道光進士，好金石書畫）、張錫庚等；先輩如徐有壬、朱緒曾等，皆表器重，引為忘年交。陸氏精研詩、鄭誥訓之學，喜讀管、商經濟之書，在清代諸儒中，最服膺顧炎武，故命其室曰「儀顧室」，仰慕心切，於此可見。

咸豐九年，陸氏中舉人，時年二十五歲；次年進京會試，不幸落第，歸里途中經過清江浦（在今江蘇省淮陰縣城北），遭遇捻匪，情勢危急，幸以奇計得免於難。後來展轉返歸故里，又遇太平軍攻陷蘇州、常熟等地，清兵江南大營亦已潰散，陸氏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，與鈕福海（字季蘇）聯合鄉人抵禦之。

旋因已中式舉人，遵例以知府職銜，分發廣東。到職之初，適逢發生王選攀私刻關防案件，株連嫌犯有數十人之多，陸氏審訊之後，開釋無罪者甚眾。

同治二年，直隸總督劉長佑，因直隸、山東、河南三省交界地區寇盜充斥，乃奏調陸氏前往直隸督辦三省接壤剿賊事宜，負責軍需善後等任務。剿賊工作結束後，又以才識精明，志行清直，奏留直隸，整飭吏治。陸氏為感知遇之恩，整飭剔蠹，肅清弊政，終於獲得大用，招擢為道員。

同治三年，兩廣總督毛鴻賓奏請陸氏仍歸廣東。次年，任為廣東南部兵備道，受巡撫郭嵩燾節制，救平長寧（今新豐縣）戕官之亂。緣自陸氏南來就任，行抵英德，就已聞知長寧土匪擾亂六里鄉，甚至發生戕官暴行，翁源知縣張興烈竟慘遭殺害。太平軍餘黨向盤踞於閩粵交界地區，正欲伺機竄江西、湖南等地，南部恰好首當其衝。太平軍起先由龍南撲向始興，隨後又由連平進犯翁源。陸氏就徵命讓將朱國雄防守始興，又命參將任玉田扼守雞仔嶺，使太平軍終不得逞，南部因而能安然無恙。

千戈初定，陸氏隨即着手訪求民隱，革除商賈漏稅弊政。其時，韶關商業繁盛，貨物盈溢，漏稅情事，屢見不鮮。陸氏查知此情後，即令凡有漏稅，只准補繳稅款，餘物不准充公，積弊盡除，商民感悅。

同治六年，調高廉道。高州（今茂名縣）山明水秀，民風敦樸，陸氏甚得其樂，到任後，即在陽侯之間，贊揚吳川縣令姜賢白之寬厚作風，堪為官府風範。

陸氏身處宦海，但仍注重培育人才，培養讀書風氣，獎勵學術研究，保護文物古蹟。在韶州時，曾修復湘江書院，以祀奉宋代理學大師周敦頤；在高廉道任內，又重建茂名之敬仁書院、石城（今連名縣）之道南書院，皆優給田租，以期能長久發展。郡中有高文書院，陸氏亦增發諸生津貼，俾使諸生得以專心研究學業；又以梅菪坡租銀補助進京會試諸生之膳食及盤費所需。其他則如：建築鄉忠介祠，修整范龍學墓，藉以表彰地方先賢；設置師堂渡，修築上官灣路等，以便利往來行旅，所作各項措施皆能深獲百姓擁戴。

是年，丁父憂，陸氏聞訃，星奔回籍，喪葬如禮，並躬自負土。服喪期滿後，頗有歸隱山林之意。

同治十一年，閩浙總督李鶴年，以佐治需人，且素知陸氏極富才幹，乃奏調陸氏赴閩，並即命萬年清輪駛滬接迎，陸氏不得已而赴命，總辦軍政、洋務及稅釐、通商、善後諸局，和海防事宜。此時，適值日本明治維新初期，正欲耀威列強，故以臺灣生番殺害日本難民為藉口，專事構害，侵略臺灣，陸氏秉持民族正義，毫無畏意，堅持公法與日相爭。公法既已規定：各國屬地，他國不得過問，日本豈可罔顧公法；日將受此嚴詞斥責，為之氣奪。後又有俄國公使以名刺召陸氏往見；陸氏以中國督撫不能傳見各國領事，各國公使又焉有傳見中國司之道理；亦以名刺回報之，俄使乃怏怏而去。

嗣署糧鹽道，與署督不合，而以吳太夫人年高為名義，乞請歸養，然志者尚不肯罷休，屢興大獄，欲加陷害，後竟以鹽務加耗為名，參奏削職，時陸氏已歸里二年矣。

陸氏歸隱家鄉後，奉親之暇，娛意林泉，力事蒐述。陸氏又就城東蓮花莊北購朱氏廢園，

闢為小園，疏泉疊石，雜蒔花木，水木明瑟，極具清曠之致，署曰潛園，自號潛園老人。陸氏雖隱居鄉里，不問政事，但熱心桑梓建設，不遺餘力，曾創設敦忠義莊，又獨力興建昇山橋，皆奉朝廷褒獎。又曾修復安定、愛山兩書院，籌備賓興善堂、義學、育嬰、積穀等，各項慈善事業，無不鼎力贊襄。近則江浙，遠則直隸、山東、山西，有水旱之災，咸捐巨貲助賑，曾捐助山東棉衣一萬件。山東巡撫張曜（字亮臣）以陸氏學識閎深，才堪濟世；直隸總督李鴻章以陸氏學識閎通，氣局遠大，屢試艱難，見義勇為；分別上奏，得旨開復原官，交軍機處記名備放，遂於光緒十八年引見召對，歸抵天津，即嬰未疾，歷歷年餘，浸至不起，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里第。

陸氏著述頗多，有儀順堂文集二十卷、儀順堂題跋十六卷、續跋十六卷、詠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、續志四卷、金石粹編續編二百卷、積泉館過眼錄四十卷、續錄十六卷、唐文拾遺八十卷、唐文續拾十六卷、宋詩紀事補遺一百卷、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四卷、千覽亭軼錄六卷、續錄四卷、古瓶圖釋三十卷、羣書校補一百卷、吳興詩存四十卷、吳興金石記十六卷、歸安縣志四十八卷、宋史翼四十卷、元祐黨人傳十卷、校正錢濟慈癸年錄四卷、三續癸年錄十卷、金石學錄補四卷，共九百四十四卷，合稱為潛園總集。

陸氏有子四人，女三人。長子樹藩，光緒十五年舉人，侍讀銜內閣中書。次子樹屏，光緒十七年舉人，內閣中書。

## 二、遞藏源流

陸氏心源在少時，即有志欲盡讀天下之書，且酷愛購書，遇有秘籍，往往不吝重價，傾囊購得，甚或典當衣物以求易書，必得其書而後能安，故自為諸生時，其所藏書已不下萬卷之多。

陸氏可謂生逢其時，適遇太平天國軍興，搜括東南半壁，有利於其蒐書之便。太平天國自道光三十年興兵廣西，咸豐三年定都南京，至同治三年，曾國荃攻克金陵，洪秀全自殺為止，前後逾十五年之久，戰火所及亦遍十六省之廣，尤以江、浙兩省受禍最為嚴重，而江浙地區適為我國歷來私家藏書中心所在。由於江南僻壤，故家收藏，相繼散出，陸氏收羅藏書，適在此時，得書亦以此時期為最多。

日本島田翰氏在「詠宋樓藏書源流考」中，分析陸氏所以能藏書富甲東南，雖於一時之因素，蓋有兩端。其一：因恰值兵災之後，「方是時，受喪亂後，藏書之家不能守，大江南北，數百年沈埋於瑤臺牛簾者，一時俱出」，故陸氏舉而有之，得書甚易。其二：因陸氏「時備兵南韶文，權總閩越，饒於資財，於是網羅壁角，搜抉疑佚，書買奔赴，捆載無虛日」。於是陸氏揮架益富，天下珍本秘籍皆歸之矣。

今考陸氏藏書來源甚多，其萃萃可述者，有同治初年，得自上海都松年宜稼堂散出之書，陸氏所獲即達四百八十七百九十一冊，書價為三千二百元。宜稼堂藏書，幾乎囊括江、浙數百里間之珍貴版本，故陸氏亦間接獲得吳縣黃丕烈士禮居之珍藏。島田翰云：「郁萬枝松年，善復經籍，獲其郡先輩山塘汪闓源士鍾彝宏書舍所收吳縣黃丕烈士禮居，及長洲周仲錕錫瓊水月亭、吳縣袁又愷廷禧五硯樓和顯抱冲之遠小讀書堆之藏弄，更以兼金購書於徽德鹽商家，又稱討致錢受之（謙益）、曹秋月（溶）舊券。諸老既稱東南之甲，而萬枝梯航訪求，窮老盡氣，叢書之親鈔，暴書之手校，不惜重貲，以羅置鄒架，用是江、浙數百里之間，簡籍不歷而走，雜然入滙瀆矣」。

此外，陸氏又從山陰周星貽書鈔間，得到福州大藏書家陳蘭麟帶經堂之收藏，又得烏程嚴元照芳椒堂、平湖胡惠鏞小重山館、歸安丁兆慶寶田堂、海寧吳騫拜經樓、平湖錢天樹味夢軒、烏鎮劉氏慎琴山館、歸安楊秋室、德清許周生、烏鎮溫華華、錢塘陳彥高等處，於戰亂飄零之後，撫拾一無二手稿草本，盡充採集，以資著作，素標緜佚，都居類彙，遂較江南藏書家之牛耳矣。同治中，陸氏丁父憂，歸里時，已藏書百篋，嗣後求書益勤，至光緒八年，藏書已達十五萬卷，而坊刻書尚未包括在內。

光緒十四年，國子監徵求書籍，陸氏曾進獻舊刻舊鈔一百五十種，共計二千四百餘卷，並附以所刻十萬卷叢書三百餘卷，各書皆鈐有「光緒戊子湖州陸心源相送國子監之書置藏南學」及「前分巡廣東高廉道歸安陸心源相送國子監書籍」等朱印。提學使瞿子玖將其善舉奏聞朝廷，曾獲褒獎，詔書曰：「陸心源自解官後，刊校古籍，潛心著述；茲復慨捐羣籍，屬屬稽古尚義，伊子廩生陸樹藩、附生陸樹屏，均著實給國子監學正銜」。

陸氏藏書既富，於是就其月河街居，分樓上構書室為詠宋樓與十萬卷樓，別於潛園之內建築守先閣，作為藏書之所，並接納好古之士，前來閣中讀書。據詠宋樓藏書源流考云：各樓藏書內容重點，互有不同。詠宋樓專儲宋元舊槧；十萬卷樓專收明後秘刻，名人手校手鈔及近儒著述；守先閣則藏尋常刻本，間及鈔本之無異者。

又據李宗蓮在光緒八年所撰詠宋樓藏書志序所云：「其宋元刊及名人手鈔、手校者，儲之詠宋樓中。若守先閣則皆明以後刊及尋常鈔鈔，按四庫書目編序，而以近人著述之善者附益之」。由此可知：在光緒八年以前，陸氏並未十萬卷樓之名，其藏書係置於詠宋樓與守先閣兩處，分類儲存，後來則將一室分為二，分別以「詠宋」、「十萬」名之。此亦即島田氏所云：「樓云閣云，皆假名誇人之具，有十室斯可付

十名也」。此事當屬陸氏四十五歲以後之事，時陸氏已返歸故里。

當日浙東藏書之家，向以四明范氏天一閣為書年舊蓄，自明嘉靖間范欽創始以來，已傳三百餘年，尚能世守不替，為世所推服。然為程李宗蓮在甬宋樓藏書志序中，對陸氏藏書之豐盛，備極推崇，並謂：「天下藏書家，為人人推服無異辭者，莫如四明天一閣，然視先生所藏，其不如也有五」。

第一、就藏書數量言：「天一書目祇五萬卷；甬宋則兩倍之」。

第二、就善本多寡言：「天一宋刊不過十數種，元刊四百餘種；甬宋後三、四百年，宋刊至二百餘種，元刊四百餘種」。

第三、就藏書內容言：「天一所藏丹經道錄，陰陽卜筮不經之書，著錄甚多；甬宋則非聖賢之書不敢濫儲也」。

第四、就經營方法言：「范氏封局甚嚴，非子孫齊至，不開鎖；甬宋則守先別儲，讀者不禁，私諸子孫，何如公諸士林」。

第五、就收藏時代言：「范氏所藏，本之豐學士萬卷樓，承平時舉而有之猶易；若甬宋，則撥拾於兵火幸存，搜羅於斷斷夷朽，精粗既別，難易懸殊」。

李宗蓮曾為陸氏「參定同異」，「編輯疏錄」，完成甬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，其以藏書數量、善本多寡、藏書內容、經營方法，及收藏時代等五方面，比較甬宋與天一兩藏書家之成就，折衷頗為公允。

陸氏以「甬宋」為藏書樓命名，乃因所藏宋本有二百種，意在顯示凌駕嘉慶年間吳縣黃丕烈以藏有百種宋本而構築之「百宋一廬」。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十指出：「藏書因貴宋元本，以資校勘，而亦何必虛偽。如近人陸心源之以甬宋名樓，自夸有宋本書二百也。然析百川學海之各種，強以單本名之，取材亦似太易，況其中更有明初刻以宋本，有誤元刻為遼金本，有宋板明南監印本。存真去偽，合計不過十二、三」

島田翰亦曾指出陸氏自名甬宋樓之用意實未免有誇大之處。甬宋樓藏書源流考云：「原甬宋所以名樓，謂儲宋本二百種。今合併原目所載，分析一書為數種，以充二百種。……實不過宋本百十部，元本百五十五部，約四千餘冊；而更嚴汰其假宋板、仿本、修本，當減其三分之一」。

島田氏又申言：「宗進序又舉五長云，……皆取比於四明范氏天一閣，抑亦非其倫」。

島田翰所評甬宋主人取名，或有誇大之處，尚屬近理。若謂李氏以甬宋取比於四明范氏天一閣，為非其倫，則嫌武斷。蓋島田久已馳譽甬宋收藏豐碩，並嘆息日本藏書家未有能及之者，因而力主將之售予日本。此處所加貶抑之詞，似為違心之論，正屬「其詞若有憾焉，實乃深喜之」之心理表現也。

惟甬宋所確不及天一之處，則為天一藏書歷史悠久，自明以來，已歷四百餘年，而甬宋則如曇花一現，於陸氏歿後，即舶歸日本，誠為國人之大痛。

陸氏藏書豐富，據其子樹藩統計：甬宋樓藏書有二十餘萬卷、守先閣藏書有十二萬二千餘卷。其精善之本如經部之宋蜀大字本周禮殘本、蜀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、北宋刊本爾雅疏；史部之宋淳熙耿秉列史記殘本、宋蜀大字本漢書殘本及後漢書殘本、集部之宋刻宋印本周益文忠公集殘本、宋蜀大字本三蘇先生文粹等均為獨錄之舊藏，所謂明後佚書，為人間所不經見者。又如宋刊楊齊修定本續儀禮經傳通解、北宋葉汴刻說文、宋本白氏六帖類聚等，流傳極罕，可謂天壤無二之本，皆為陸氏聞世之秘笈。即以售予靜嘉堂之宋元本言之，計有北宋刊本十六部，六百九十二冊；宋刊本一一部二、三一七冊；元刊本一三四部，二、一五二冊，蒐羅確屬精美，然心源於光緒二十年歿後，子孫不能善守，更遑論其能善也。

島田翰為日本精通版本目錄之學者，光緒三十一、二二年間，因前來我國，有江南之遊，曾數度登臨陸氏甬宋樓，覽其豐碩藏書，親見珍貴古籍竟為落塵所封，甚至為書齋所蝕，自云：「悉發其藏書讀之，太息塵封之餘，繼以狼藉，舉凡異日之部居類聚者，用以飽蠹魚」。因見陸氏子孫未能愛惜先人藏書，遂起覬覦之心。且因日本所藏我國古籍多屬經書、子書，獨缺落史、集兩部，有待補足。又因明治維新之際，日人專意西化，唾棄舊學，光緒初年，宣都楊守敬，隨黎庶昌駐節日本，嘗以廉價購得大批善本，一時為之都市一空，載運歸國，貯於湖北黃州，屋數十間，盡充其棟；今傳之古逸叢書、日本訪書志等，皆為此一成就之紀錄，日人常引為一代之憾。島田翰因思「願使此書在我邦，其補益文獻非鮮」，且能「予知今所獲，僅徒於昔日所失也，然則此舉也，雖曰『於國有光』可也」，於是「慫恿其子純伯觀察樹藩，必欲致之於我邦」。

此時正逢陸氏子孫由於經商失敗，不守所藏，有意遷批出售，但懸價絕高，始號五十萬兩。當時滿清政府則因國內革命聲勢高漲，無暇顧及保護文化遺產；私人又無能力收購。於是島田翰乘機居間媒介，於光緒卅二年二月返日，與田中青山謀畫，而籲請重野成齋赴上海與陸樹藩訂議，終以日幣十萬圓之代價售予日本三菱財閥岩崎蘭室。陸氏畢生心血，慘淡經營之甬宋樓、十萬卷樓、守先閣之藏書四萬餘冊，乃於光緒三十三年六月間，舶載東去，盡歸於東京近郊之岩崎氏靜嘉堂文庫。時去陸氏之歿，僅十三年而已。靜嘉堂曾於明治四十三年（即宣統二年），由河田熊氏將所購陸氏藏書根據甬宋樓藏書志加以點檢，編成靜嘉堂秘籍志五十卷。全書分為兩部分，前十二卷係甬宋樓舊藏，後三十八卷係十萬卷樓舊藏。今以該秘

籍志與藏書志兩相對勘，得知：秘書志之詔宋樓部分較藏書志多出十五種，計經部有宋刊婺州本九經等五種，史部有元刊與軒堂彙編年通鑑一種，子部有元刊黃氏日抄等四種，集部有元刊王右丞集等三種；十萬卷樓部分較藏書志多出一、〇三六種，計經部有武英殿板十三經注疏等一二九種，史部有抄本史記疑問等二一六種，子部有沒古閣刊孔子家語等二五種，集部有清刻本蕭尺本離騷天問圖等四六六種。

當時，國內文化界得知詔宋樓售書日本之消息後，至為震驚，並為我國文史學術之成就，必將落後於日本，而感無限隱憂。汾陽宿儒王儀通曾撰有七絕十二首，充分表達當日知識分子對此之沈痛心情。其詞云：

「意輕疏雨陋芳椒，賓客文章下筆驕，割取書城歸舶載，菊風悵絕駝駝橋。」  
 「儀顯堂前子弟佳，一家志趣向難諧，清風輝映吳興錄，晉石庵承進齋。」  
 「丁董羅陳嗜好偏，書亡同損一胥貽，重思獻縣違心語，泡影山河紙偶然。」  
 「翁潘大雅今銷歇，江費風流並寂寥，坐使靜嘉騰賈氣，人生快事讓君驕。」  
 「疏草重尋一涕洟，藏書初願總參差，雷齋弟子思前夢，親見虛懷討論時。」  
 「調停頭白范純仁，俯仰千秋獨愴神，有客為書曾乞命，湘濱宿草已三春。」  
 「巴陵方輿歸安陸，一樣書林厄運過，雁影齋空題跋在，流傳精槧已無多。」  
 「海外琳瑯亞漢京，客探秘笈品題精，微聞東土傳新語，翻案來朝長後生。」  
 「歐化東行漢籍摧，書生有志力能回，竹添餘論望村教，家學師承造此才。」  
 「未窺舊籍談新理，不讀西書待譯編，亞歐歐鉛同一映，千元百宋更惺然。」  
 「三島於今有西山，海濱東去待西還，愁聞白髮談天寶，望斷文姬返漢關。」  
 「如海王城大隴深，這經獨抱幾沈吟，白雲蒼狗看無定，難道贖東避世心。」

武進董康在「詔宋樓藏書源流考題識」中慨言曰：「按陸氏藏書志所收，俱江、浙名家舊本，古芬未墜，異域言歸。反不如台城之炬，絳雲之燼，魂魄猶長守故都也，為太息者累月。從前日本收藏書籍，僅知寶貴唐卷之本，而四部之中，惟注意於經子。自楊惺吾在日本助黎純齋星使梓古逸叢書，而宋元板始重。今陸氏書籍，舶載而東，而史、集部始重。近年日本學者，研究歷史，單思冥索，進步可駭。故復驟增秘籍，單詞隻義，孤證是求，溫故知新，必為史學別生途徑。而我國淺躁之士，方且藉新學之名，以便其不學之實。拙察者視書之存亡，淡然漠然，無與於己。其猖狂忘肆者，直欲投書一炬而後快……。思之能無懼歎！」  
 歸安沈杏野氏深以此事為憾，乃捐出私財數萬，創設吳興圖書館，以收拾陸氏之殘本與當地學者藏書，以免日後移籍淪亡。陸氏管書之人李廷遠亦曾於書樓上，追思往年盛景，發出「武夷山中畫鬼哭」之哀歌。而當今圖書館前輩海寧蔣復瑄先生云：「今日吾人赴日，可見陸氏之書，而日本來賓，如遊台中，亦可見楊氏舊藏。遙遙相對，真可媲美，也可說中、日溝通文化的事實」，則能擴大胸襟，發達人之胸襟。

### 三、藏書印記

陸氏藏書印記，其得於所藏原書者，有如下各種：

「子剛父」（朱文方印） 「存齋過眼」（朱文橢圓印） 「詔宋書藏」（朱文長方） 「陸心源印」（白文朱方） 「光緒戊子湖州陸心源捐送國子監之書匯藏南學」（朱文長方） 「前分巡廣東高廉道歸安陸心源捐送國子監書齋」（朱文長方）

又據「兩浙藏書家印章考」所錄，尚有：

「守先閣」 「十萬卷樓」 「詔宋樓」 「五石印堂」 「存齋」 「存齋讀過」  
 「存齋大刊」 「心源長壽」 「陸氏伯字」 「吳興陸氏詔宋樓珍藏印」（待續）

## 廣 告 刊 例

- 一、本刊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創刊，每月出版一期，發行遍及全國各地。
- 二、本刊內容以介紹教育資料的理論、製作方法及教學問題研究為主，諸如圖書館學、視聽器材及各種教學儀器等等之最新發展，每期皆有介紹說明，深為各校及社會人士所重視，因此廣告效力宏大，敬請踴躍刊登。
- 三、本刊廣告刊登價格標準如下：

封面裏	黑白全頁	4,000元	套色複色	彩	6,500元
封底裏		3,600元	另加二成	色	6,000元
內頁		2,000元	$\frac{1}{2}$ 頁	$\frac{1}{4}$ 頁	700元